

唐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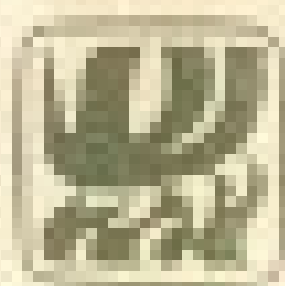


通近世紀末人文書庫

翠羽集

山东友谊出版社





翠羽集



翠羽集

唐湜著

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Ⅲ)

翠羽集

唐湜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4 插页 21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642-089-4

I·24 定价:15.00 元

前 记

呈献在这儿的是我几十年间写的文坛交往中的一些回忆,以及对新诗,特别是诗新作的一些评论,也偶尔有一些关于诗与文学的问题的一些讨论与我的一些自白。

在40年代后期,我作为大学外文系学生的最后两年里,在原来神交已久,却从未识面的评论家李健吾先生的提携下,在他主编的当时最大的文学刊物《文艺复兴》上试写了一些从现代观点出发的探索性的评论,以后又在友人曹辛之主编的《诗创造》与《中国新诗》,及沈寂同志主编的《春秋》等文艺月刊上试写了更多较有分量的要求新诗现代化的诗论与诗评论。当时的诗人是寂寞的,以现代手法做探索性的创作的年轻一代诗人,如穆旦,杜运燮们,正如那时汪曾祺对我说的,更为“孤寂”,因为与当时喧嚣的诗坛气氛不大和谐。只有我凭着一身憨气,居然敢写出大量为他们的辉煌

诗作喝彩的品评,也许是当时第一次,甚至唯一的一次对他们的高度评价吧,可能对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能有突出地位也多少有些关系。

最近十多年,我又写了不算太少的这一类文章,其中有发在《文艺报》、《香港文学》上的对文坛师友,如李健吾、胡风、穆旦,以及早期的汪曾祺们的回忆,尤其是发在《新文学史料》与香港《诗双月刊·九叶诗人专辑》上的《九叶在闪光》,对我们的流派刊物《中国新诗》的五期内容与九个人的创作道路都作了简单介绍,可以说是对九叶诗人作了个扼要的整体评说。而在诗人陈敬容、唐祈相继逝世时,我为他们陆续写了几篇悼念而又有些盖棺定论意味的文章,香港诗友王伟明在他的《诗双月刊》上及时发了我一篇悼念敬容的比较精辟的叙说;而后来我又写了篇较为丰富的长悼文,以真挚的深情较全面地品评了敬容一生的“盈盈”如喷泉水珠的悲剧性的抒情诗,《香港文学》首先发了,《读书》不久又发了。而《诗刊》也发了我为它创刊时的编辑唐祈的逝世写的笼盖一生的诗评论。我也应杜运燮与袁可嘉们的要求,为他们的大学老师,诗人卞之琳的80寿辰与创作60周年,写了篇《卞之琳印象》,《读书》改题《六十载遨游在诗的王国》发了,而《诗双月刊·卞之琳专辑》在香港则以原题发出,后又在《香港文学》发表了《十年沧桑》,两文对诗人的诗、文、译作作了扼要的分析与较全面的品评;还有对大学同窗汪飞白的两大卷巨著《诗海》,对评论家骆寒超的有独创性卓见的《中国现代诗歌论》,对刘邓大军里的诗人记者胡征的《诗选》,包括《大进军》等“霹雳的声音”,对格律派诗人邹绛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对研究东方意识流文学的第一本书,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跟对诗人屠岸的两本丰富多彩的诗集,对陈侣白、圣野、王果们的各自有风格的诗集的欣赏的随笔,特别是对钱光培编选的《中国十四行诗选》与唐祈编选的《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二书的谈论,都



曾在《文学评论》、《读书》、《诗刊》、《香港文学》、《书林》、《博览群书》等刊物上刊出，恰如其分地提出了我的分析性的评价。而两年前应邀赴京参加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也修改出我的《艾青，从深沉的悲剧诗篇走向史诗的峰巅》，由《香港文学》作为有分量的中心论文发出，对中国的历史大悲剧里，诗人艾青的一生悲剧道路与最后的辉煌进行了鸟瞰式的全面论析。最后是几篇较有分量的文论，一篇是讨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得比较早，却被压了好几年；我在讨论了一些原则问题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章节安排，力图按照作家们的实际艺术成就与在当时的影响来重写文学史。在《上海文论》发出后，据说曾在大学里引起热烈的讨论，而《新华文摘》不久也全文转载了，只删去最后一条小尾巴。另一篇是为参加《文学评论》上诗人公刘与评论家们的论战写的《随感》，对一些争论的问题提出自己坦率的意见，也肯定了他们不少新锐的看法。我也写了自己对诗艺探索的一些体会。我是在《新意度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就开始了这一本《翠羽集》的编集，这一本该是《新意度集》的续编。

如果说，在40年代后期大学生时代，我写的那些探索性评论，现见于我的《新意度集》的，难免于幼稚无知之讥，那么，这一本也仍然是不免有些稚嫩。可我宁愿保持那种青翠的稚气，那种勇于直说的果敢，却不想老气横秋地以权威自居，或甚至卑屈于权威之前。我对某公以红杠子压人，叫几位作家屈辱了二三十年，是十分气愤的，我也不能像少年时那么气盛，“前无古人”，认为一切都该从“0”开始，现在，我早已过了古稀之年，早不是绿鬓的少年了！

唐湜

1997.6.2



你哪有诸侯之剑如雷霆？
又哪儿来你的猛气纵横？
我更爱你洛水上梦幻的闪烁，
有飘然的惊鸿忽翩然凌波，
少女游水滨采明珠，拾翠羽，
可叫你挽着辔，怅然忘东驱！

——拙作十四行《白马篇》一节



目 录

前记 1

第一辑 旧雨新知

- ① 怀穆旦 3
- ② 忆胡风 11
- ③ 附:《七月》与《希望》* 15
- ④ 汪曾祺在上海 19
- ⑤ “九叶”在闪光 25
- ⑥ 怀敬容 43
- ⑦ 怀念唐祈 57
- ⑧ 赞诗人屠岸 66
- ⑨ 忆李健吾 76
- ⑩ 附:健吾先生与《文艺复兴》 82
- ⑪ 遥哀冯至 86
- ⑫ 忆杭约赫 89
- ⑬ 悼五位逝者 94
- ⑭ 京华访友记 102

第二辑 读诗论文

- ①胡征的霹雳声音 111
- ②一片新荷在风中招展
——读邹绛《中国现代格律诗选》札记 127
- ③圣野的心井
——赞《雷公公与啄木鸟》 134
- ④东方意识流文学研究的第一本书
——读李春林《东方意识流文学》札记 138
- ⑤不该被遗忘的南国梦
——读侣白《南国梦》随笔 150
- ⑥十年沧桑
——赞卞之琳先生《沧桑集》 155
- ⑦多样的中国十四行
——读钱光培《中国十四行诗选》 160
- ⑧六十载遨游在诗的王国
——贺卞之琳先生诗创作六十周年 166
- ⑨五十岁新郎的悲吟
——为王果《远近》一赞 176
- ⑩一望无际的诗海
——读飞白《诗海》随笔 183
- ⑪雪泥鸿爪
——读杨苡编《巴金来书》随笔 189
- ⑫艾青：从深沉的悲剧诗篇走向史诗的峰巅
——为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而作 195
- ⑬风啦，雨啦，风雨三月

——读莫洛《风雨三月》有感 215

⑭喜读《十四行体在中国》 219

⑮多彩的鉴赏

——读唐祈编《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 223

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看法与设想 229

⑰随感：关于诗歌的一些问题 238

第三辑 我的自白

①一条舒展、开阔的探索道路 255

②附录：王晓华：灾难的历程与“幻美之旅” 261

③在现实与梦幻之间 282

④关于知识分子的“受难” 292



第一輯
旧雨新知

怀 穆 旦

1

呵，我的亲爱的好伙伴，
这忽儿可都在哪儿飞翔？
绛红色的黎明在慢慢儿开朗，
湖上的晨星悄悄儿暗淡，
我瞅见玫瑰色的阳光在峰顶
闪动了，可您在哪儿行吟？

——《遐思：诗与美》第1章

这是我1975年在故乡最孤独的岁月里对“九叶”诗伴的忆念之吟。到1984年进行修改时，诗人穆旦已早离人世，因此，在写到他时，我就不胜哀伤地说：

“呵，诗人穆旦，我向往

你野人山上的饥饿的礼赞，
你惠特曼样的雄浑的奔放
怎么竟黯然泯灭于一闪？……”

——《遐思：诗与美》第2章

我在这儿献给穆旦一首十四行，而长诗的第3章则主要是为他的译品抒写的。穆旦（查良铮）作为一个诗人，似乎没有作为诗翻译家查良铮的影响那么巨大。诗人公刘同志就说穆旦的诗“太冷”，因而他不怎么喜欢，可他认为“作为诗歌翻译家——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穆旦是不朽的”（《〈九叶集〉的启示》）。而穆旦，恰好是夜以继日高度紧张地译作诱发心脏病去世的。这是殉于自己一生的事业，殉于译诗的事业，与“七月派”的翻译家满涛同志为赶改别林斯基论文集而中风去世一样。在二十来年的折腾之后，他们都想追回一些岁月，为崇高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呵！

而我，也并不认为穆旦的诗“太冷”，他有时候以历史家的超越时空的冷静眼光看一切现象，可他的心灵却是炽热的，有着“肉搏者的刚勇的生命力”（拙作《穆旦论》），他还惠特曼样以“带电的肉体”歌唱过呢！《穆旦诗集》的开头就有一首《合唱》（1939）：

O，飞奔呵，旋转的星球，/ 叫光明流洗你痛苦的心
胸，/ 叫远古在你的轮下片片飞扬，/ 像大旗飘进宇宙的洪
荒，/ 看怎样的勇敢，虔敬，坚忍，/ 辟出了华夏辽阔的神
州。

这里，雄浑的风格里就洋溢着爱国主义的崇高热情。有



时他的冷静、他的恨，正好就是他的火热的感情，他的恨铁不成钢的大爱的最好表现，一种辩证的表现。例如他在 40 年代之初，写过一首《成熟之二》：

有翅膀的飞翔，有阳光的 / 滋长，他追求而跌进黑暗，
四壁是传统，是有力的 / 白天，支持一切它胜利的习惯。

诗的最后是他的深沉的申诉：“痛苦在于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这是写的当时的现实，就有着预言似的准确与坚忍的热情。

应该说，穆旦在现代诗艺上的成就，在“九叶”之中是比较高，比较突出的。他是一个有充分自觉的诗人，时时对历史作出深沉的反思与超越时间的观照。这，有时不免减弱了一些形象的抒情，可他有自己的抒情方式，一种十分含蓄，几近于抽象的隐喻似的抒情，更不缺乏那种地层下的岩浆似的激情。写抗战时入缅“远征军”的溃退的早期长诗《森林之魅》就是个例子。当时诗人从大学到“远征军”当翻译，就在野人山上挨了一星期饿，几乎死在那儿。他对那些面对死亡的受难者是有着深切同情、怜悯的，因为自己也曾面对着死亡之谜。诗的最后是：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由人类的死亡转化为自然中的新生，这是一种里尔克式的哲理，一种无可奈何的领悟或解脱。这样的诗自然不能像他的

《赞美》那样较易为人理解。可以说，他的诗中少了一点传统语言的民族风格，不能给人很多感性的直接印象；但他在诗艺的创新上，在新诗的现代化方面应该是有较大贡献的。他留下的诗不论从质量上或数量上考虑，都是一份丰富的财富。可悲的是他 1952 年回国后却搁下诗笔，转为“另一种诗人”了，因为当时需要的不是他的诗，却是他的译诗啊！

2

1946 年春天我来到上海时，最初叫我感到惊羨的是冯至先生的小说《伍子胥》，与杜运燮的《诗四十首》。前者是运用现代的意识流手法抒写的散文叙事诗，充满了古代南楚、吴越风物的诗意的描写，有极为浓郁的民族抒情风格；后者则是现代风物的诗，可一整本读下来，也有一个完整的明快印象，一次较深的理解；所以都不难给它们抒写下自己的印象或评论，寄给李健吾先生发在当年的《文艺复兴》上。可穆旦的诗，那时我只在《文艺复兴》与朱光潜先生编的《文学》杂志上读到不多几篇，也读到王佐良先生写的评论；可由于他的诗有些晦涩，风格上不像运燮那样曲折而明快，因而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7 年秋，一次我去上海致远中学找汪曾祺，当时我读了曾祺的许多剪报与手稿，想给他写篇像样的评论；可他拿出一本《穆旦诗集》，在东北印得很粗糙的，说：“你先读读这本诗集，先给穆旦写一篇吧，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我这才细细读了这厚厚的一本诗集，感到是这么阔大、丰富、雄健、有力，有我从来没有读到的陌生感或新鲜感。的确，他的诗里很少中国人习惯的感性抒情与翩然风姿，因而不容易叫人喜欢；

